

津逮秘書

東觀餘論 附錄

第六集

內閣文庫			
三七函	一七八冊	三一六〇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70)
函號	371	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觀餘論卷之下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

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

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敘云華山下有集靈

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聖仙

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

文忠博古矣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灋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前賢未始有與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逸少有

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為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圜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為正宜從舊目則前入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為圜公蓋二字音文為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圜為是按顏師古佳繆

東觀餘論
正俗有圈欄陳畱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
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
以圈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尚
有圈姓者姓氏書多以圈爲園公之後此又可證
云黃某題

跋干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
業故模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灑爲世楷模

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
世所以模多尔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此論甚善
但云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
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
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
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
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

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咎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

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遁蹟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淡爲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刻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灋故漫錄之

跋蘭亭傳後

川本無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閱灋書要錄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為刪潤但筆孌不能好書當俟他日別寫長睿題

跋白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

唐士一作世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月八日書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為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摺笏於帶而後棄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沒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坐尚書

以紫褁手版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褁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西陽貶誤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怪崇寧乙酉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孺父記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川本無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第

登閣敬觀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錄之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真誥所載楊許三公往返書牘語存而蹟逸淡可嗟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知者觀之亦可以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日書

陶貞白云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

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邠灋筆力規矩竝於二王掾
書迺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
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
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管見張道恩
善別灋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優聖
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

悟爾

此段見真誥弟
十卷去十七字

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

此跋三十五字
乃真誥全文

右此前十條竝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
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尔鈔其中事

跋祕閣續灋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
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丈賜本自摹凡十卷用
桐紙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几寂無塵慮
從容填郭纖微弗差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
及第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删除云惟此

卷逸少諸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既惡甚語尤淺俗繆廁諸王間殊爲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弟四卷中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迨書遊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

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采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帙所錄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迨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麓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畱題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雒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在胙城淡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胙城攝宰李顏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刹碑虞永興爲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摹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此表字皆匾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

脩乎竇泉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虞松者所謂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媣如空疑斷雲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驂騑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
 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
 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
 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
 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
 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
 卷在焉彌宜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聖日

王回列女傳序云呂縉
 等各言嘗見母儀云云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川本無

紹聖疆圉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此倏十二年其中可興慨者多矣大觀二年二
 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韋鷗十馬圖後

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蹟也
 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轉寫之誤閣中
 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鷗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

黃某書

李伯時曾寫閣中集名画記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偽當是虞永興書自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為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

川本無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川本無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間功今日已竟燈前觀陶華陽真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帖後

川本無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贍二滅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

六日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

川本無

大觀已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按此卷時迎奉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畱守判官劉亨道府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睿書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卽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

碑乃云譙其氏姓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抑作碑者妄引以爲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爲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灑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

反予謂漢世隸灋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尔也
此碑意象古雅在繁常侍蔡豪長二碑上借非中
郎自可師灋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廡裝長
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

川本無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
亾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
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叅軍劉峻注爲十卷採撫舛

午處大抵多就證之與裴啟語林近出入皆清言
林囿也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豆
事以證陸暘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
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己丑
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讐正所畜
本此本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爲詳備但索
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己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按
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暎明發本

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
本校弟十卷

跋百家詩選後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
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
衆故別編為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
為有微旨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
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
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
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
以管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
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
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
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章草



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鈎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尔予既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黃某書

跋右軍甘蕉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甘蕉當從廿此姑存其說而見於後跋語中非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从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摹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恢不許及恢亾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

我在

世說作我在別本作諸葛在非

遣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

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茲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摸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爲之圖而坐綸長川目送歸鴻等語彌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如此此

畫劉大此畫字作之畫也

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

嘗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追此大觀四年

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蹟之不失其真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爲乾寧此書乃是月
作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
草書應規入繩猶有遺灑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
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草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
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象高古非可
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淡于書
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
乃申公自論前此皆灑書要錄中語也申公戲寫
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川本無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旣爲之書并書
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
勢筆蹟雖媿咎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灑者願勿

示之大觀四年六月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真書後

藏真此書殊合作授裳像爽等字雜章草濃彌足
愛也大觀四季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蘧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
車了無小異且三車一作軍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
韻閒安若中禮容非顧陸遺蹟不能追此博陵之

筆續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為無有異于閭令何
邪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章草仙真詩後

章草濃絕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或冀彷彿
徐君求予書仙真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妙玄
邈超然出陔絃之外不應以世俗書書之遂為作
章草自靈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大觀四
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暎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咎人是之
五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
雜無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
忠誠可取若暎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
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
集藁示余雖不脫今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
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聖閩人黃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
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
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異工若漢劉
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
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武
功君於篆灑工矣必能辯耳予恨不獲一面弟觀
遺蹟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灑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歧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灑李監而端勁方隱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蹟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胄裔類多弗絕然園弟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係其故居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墜今顯道又能哀彙先世遺蹟寶藏於家時出示士大夫以求標顯累世美範尚不亡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廚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

還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間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石見託以撥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贍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蹟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匭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篇才四卷

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聖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數

此一字夏改

皆傳自溫公之孫樟

文叔家圖本乃公手書頗有贍改處蓋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爲此文首以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郊居欣遇王筠真賞云

跋祕閣弟三弓灑帖後

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

首云已向季春

等十七家

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蹟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

祕閣

川本作御府

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

題云做書弟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者皆在焉其餘灋帖中不載者尚多竝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詞語自書之尔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為做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灋帖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內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
盡一手偽書

跋舊題破羌帖後 川本無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借一作正如詘伸臂

頃耳政和辛卯歲三月聖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川本無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暮者俗皆然方丞相謫
漢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潁川先輩一士而已乃

知任安砥柱之心不獨稱于漢世政和元年七夕
閩人黃某長睿父觀于洛陽

張丞相書 川本無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
洪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為君子豈虛言哉十一
月十七日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右瞻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帙

有五君栢梓文故書於帙右欲考栢梓所以者觀此可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黃某書

跋灋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灋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灋乃佳耳

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蹟塵外使人懷想浚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旣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

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固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樾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蓋梁御府灋書也筆勢闕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

乃王晉玉所蓄書凡五軸求子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間故雖經生亦皆慕一作摹放閭令署家令銜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沈吟此語恍若季真在
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搨右軍諸帖及搨歐輩
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淡可珍愛
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口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真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真書之

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
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楹穹極縣巨林壑它所興
爲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
乙卯歲兼東西浙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
獻地傳四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有
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畏義尊王以克

永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王_瑒裕集後

川本無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為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軍巡官舍之樾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弟書無慮萬

卷率漂沒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卷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

賀知章臨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顛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字本及此弓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灑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灑書要錄與余所著灑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竝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黃某書十七帖長丈有二尺正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

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蹟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襪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弓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右見張彥遠瀛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
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
其無以復加宜為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
地今遺址僅存園湖坨泔率為疇畝未有高士踵
茲逸懷使人慨想淡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
烜武陽黃某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
先寺投竟時京西漕使張集仙晉父公易總運六
路是日啟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遊福先黃某長
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川本無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
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

軍官舍裝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曰其亭爲寶刻蓋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徘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

陽信本之觀索靖書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爲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弓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弓晉天福本但有

詩兩弓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弓
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
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
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
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
等語子美皆采爲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
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

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
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遰宇風起嗟峨雲蒼高博士
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
霞晚淒清江漢秋荅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算墜
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
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
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
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中相顧起日算松柏聲

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
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
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河
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晉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
五仙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家者
流類能言之今觀玉仙傳後所書坐玉溪酌雲腴

二夢與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與矣於戲玉虛太
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季十一月九日武陽黃
某書新安周穎宜興蔣寧祖是日觀於道山之南
榮

跋穀梁傳後

川本無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叅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卷之下

及古閣

此楷濃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濃遂亾虞褚歐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頽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咎在開元中韓蔡同巔肩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籛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于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

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弓臨學殊工字勢源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

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

真誥作舍人

楊君使作隸字

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

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

遇風飄淪

以真誥按

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

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

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

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曜

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

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義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悞以

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弟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弓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弓聊爾論之

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清平坊弟書長睿父記

跋袁仙夫帖後

川本無

袁液仙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歿矣深可嗟惜予在洛與之同僚投分素淡覩其遺蹟不覺潸然政和三年十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師春書後

杜預記汲冢書有云別一弓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僕近於館中求師春觀之乃

與杜說全異杜云純集左傳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三十八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濼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不專載左氏卜筮繇是知其非元凱所見師春也然杜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冢書紀年等篇耳然杜云紀年起自夏商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杜云紀年皆三代正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杜云紀年特記晉

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不特起于殤叔則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書歲星事有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乃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政和癸巳歲十一月初吉借睢陽滕子濟本傳會稽黃某長睿父書

跋高彥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

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已書僖號

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

殊有銑溪虬戶體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鸞閣以龍門為虬戶以

金谷為銑溪云云後進效之謂之澀體見朝野僉載此其贅云次年三月

七日再閱一過黃某書

跋何璧書後

是書字字應二王撫矩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瀆之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俚蓋唐中葉

後人所為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

月望黃某長睿父題

跋段太常語錄後川本無

此弓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祕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篆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

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
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
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
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
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淡於書者不足
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黃某長睿父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管人淡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
常濃觀者顧陸王吳之蹟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
景桃李與芙蓉竝秀或手大于面或車闊于門使
俗工睨之未免隨變安于拙目故九方臯之相馬
略其玄黃取其駟雋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弓寫唐
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竝驅
睇眄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
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政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

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灑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于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大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閔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竇泉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閔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灑乃恨二王無已灑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

過也今觀閔道真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十五夕再書同觀者次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灑也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于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黃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

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
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
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
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
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
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爽自然逸
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黃
某長睿觀

跋盤綫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敘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蹟
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弓古
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
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
畫物像存者亦五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
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畫
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某

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
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
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
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
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為國宗臣雍
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

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

誕節益忠順之至誠見于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

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川本作規矩審細字畫謹嚴又以

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黃某謹書

跋江南藏真書後

唐慈通叟所
寶求子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
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書自

敘乃有叔倫全章此弓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窳竈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

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敘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韋鷗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

皆沛艾

二字見子虛賦

余謂杜子詠鷗秃筆掃驊騮騏驎

出東壁卽不特善小駟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

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弟筆格差不

及耳管予見嘶齧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駿

駿亦若此此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瑯邪然自袞至方慶四世封石泉

今寶章押尾乃云瑯邪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

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

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

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

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爲稚川

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

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亾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

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鞞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胡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弓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尔豈稚老結字固自異

乎抑具諸家灑別作體乎長睿父觀

跋灑書五帖後

同嫂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幃一帖梁陳間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偽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甌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椎拓今以搨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真也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寶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马上之上此马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马以袁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良自可嗤也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圍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于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灋書則從申之蹟見弃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黃某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 川本無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遵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門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祕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弓尾蓋貞元中人題因響榻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第所藏張從申慎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于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第從師從義從約竝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

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弃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于

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真賞之難值也

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

季謂從申不可曉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灋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于灋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槩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為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

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緝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

跋洛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河陰縣城隄於北禪寺初投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投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大觀

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瑯續滿眼自然之與凋續蓋不翅霄壤今觀唐人遺蹟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

子之畫但專萃精于一猶不得其全况梅竹集羽竝秀筆端趣閒韻遠若師純公之此畫真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卽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

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咎賢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閒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尔真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灑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壺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

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犇晉陵餒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于茲山者弟恐其餒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于山錄稱其常

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蓋攷之于傳景喬弟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子嘗見子雲啟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

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為
 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為豫章王左常侍
 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
 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
 者其陋至此得無愧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
 於石及立祠室為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
 近弗倫予頗為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竝
 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弟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

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

皆日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為陶隱居置之類甚

衆至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仙人樓居之義因

辯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

一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
 敖上都諸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

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博涉三
 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凡雖奇澀
 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
 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濃唐中
 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
 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

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門難辨之時進遠忌之辰謹自恭

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察此尊經
 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竝同今願政和六
 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

川本無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為王草中一作烜

烜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

足以追蹤遐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
 紙尚不愧裴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

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

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授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

仙去大傳于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為前以通為遍以胥為骨以飛為緋此例甚眾惟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讐眾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蹟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

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為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靡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

人戔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
 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
 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靡陂至正月
 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
 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
 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
 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
 晃并力而羽已被矢

表中作天

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

魏志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
 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
 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啟與其稱年
 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
 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
 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
 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
 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

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

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踐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

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天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天刃者謂羽為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偽明甚又按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

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為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鷄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弟暴舊書得此鷄林小紙一卷已為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

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

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藁舊事

川本無此二字

云紙凡

十二枚共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書豈盡中

郎筆蹟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
七季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
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
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
兵于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
然視之有刻文卽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

不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
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
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
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
于斯石歟意其藴沒旣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
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
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
帖中徃徃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

者自能辯之是月九日黃某于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為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

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

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蹟為無疑唐閻令稱子華

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蹟信然弟他本尚餘兩榻有啟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搢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錄謂茶托始于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袞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真人降真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灑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



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
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
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
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
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
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
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

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
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
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
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
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
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坐綬連環之詩亦錦文
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雋言鯖之
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

山陽衮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媿
媿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
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為寶子
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為此詩證但圓若重規
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
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
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
逸少子敬作小楷灑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
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臈今傳世者若鍾書力
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

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灑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灑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

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真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

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

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嬾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真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竝無此一種而灋書要錄十

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真偽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修念佛三昧亦

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修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

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
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
合為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
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為仙觀其三住銘論
氣神形之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
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

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
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獬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獬象鼻犀目牛
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
他物咎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
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
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蹟之遺范乎政和丁酉歲十

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咎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

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灑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劣澁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真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
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
宣宣奉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
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
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
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
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

宣也以鎰之忠蓋而弃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
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
尺素耳興衰之蹟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
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
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黃某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乃後伯
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灑者書耶然筆勢適媚
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為水
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斲之深可一
笑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
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
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
古錄謂好事者徃徃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
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
得益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
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
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灑而類顏魯

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
文格字灑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
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
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
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
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
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
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十三年正在

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
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
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
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
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
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巳自稱真逸也
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

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也予既
搨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尔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
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
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

二百卷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仇
儷之惡尋闕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淡
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
其終才三載正算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
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
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答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隄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競業惕勵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

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孝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啟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蹟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譎之求論是文則淳澁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適

婉可以見其蹟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觀公之容承公之音卽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于夔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

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蹟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卽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

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即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

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

非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為注

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

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酈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卽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

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祕館縈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與書

不可不看迨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
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
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清樓書予又論集
古錄有疎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
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
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
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

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
有秩尔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
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
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
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彦
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

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

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

也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旒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旗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旒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旗之色當赤熊虎位

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旒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旗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旒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旒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旂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

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
玉路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
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
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
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
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
乎又王之袞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
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績山于色玄之衣亦

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
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
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
黃而何

按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
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
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

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諱蹇紛佗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

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畱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竝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灋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

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濳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濳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咎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序

授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以羊為年如此者眾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鶴或為鵲義可兩存皆竝著可繕寫

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畱詔許增秩卒于

小黃其說長于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灋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灋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爻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灋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

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
灋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
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
薊士之祕灋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灋分至外餘
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
林自林直日災祥之灋自直日災祥之灋二者雖
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
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

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
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灋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
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
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
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
卜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
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弟錄上

按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
五篇以相校除復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
曹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撈皆已定可繕寫案
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家得古竹
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
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
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
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

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濼等
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
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
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
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
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
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
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

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繼餽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東觀餘論卷下終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按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與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虜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

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于此句濃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靄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

文身三轉而爲鳥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管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

商鞅灑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
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
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
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
爲詩所掩故邪嘗一爨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
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
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
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
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
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
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
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謄搨旣多僅見其
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
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剝剝煨燼之餘

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聞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沈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

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蹟旣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罇彝觴雲雷繆文有銘其劾剝蒯苒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慕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徜徉有隸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

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
 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
 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游弔子于廬
 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臥疾幾時作此奇
 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紬文侑此薄薦懷辭
 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旒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
 長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
 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
 公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隴

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息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
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
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
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
封河南郡夫人孝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
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

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
公凶布衣擢高弟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
弼號爲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
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
講論經史公還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
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
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
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

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壺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峻校藝屢占上游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愔之初公未

弟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漣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莘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畱鑰愔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

之勝因畱不辭蓋畱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
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
祕書省校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
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
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
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
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管也

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
六日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
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
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
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
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
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
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

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

考訂真贗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淡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益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

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灋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厯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放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咎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

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與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灋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

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
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
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
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
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公
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
得辭銘曰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

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歧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
凝遠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
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
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
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
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
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束
我獨齎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鎛彝

尊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
 千古別其屬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
 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峙為無不能
 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遠速頌零蘭摧桂
 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
 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壽
 夭升沈竟亦何技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

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三字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
 字我砂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去

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畱闕二字當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附錄

及古閣

何之解化闕五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

重局右害并又闕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二闕

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三卷槩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

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

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灑帖

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

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

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為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

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

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按定師春書序又跋千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按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

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按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孝，按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厥州豈易

憲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厥州豈三字，又移明爲易，憲系皆取其半。厥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礬石事與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

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棖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草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

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隱最之為寂之類尚眾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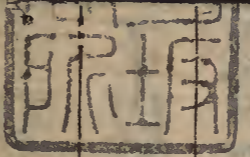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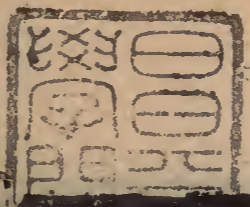
曩從百川學海中讀法帖刊誤為卷即東觀餘端

三綱領坊坊已久而字本罕見秀如項氏做川本

重鐫又增其舊刪惜字弗廣流為王氏書苑云



諸書同粹大是切實伎倆為謬脫簡甚多如周之
雷鐘跋原之周壘周洗及一柱爵各自著說條法四
簡混為一再款銘首尾之字從摸索又劉原父跋雍仲
醫銘之文百子十餘言僅存二行中不大失長膚本
名邪者膚嘗之著紫徽集台錄謂歐陽以文章
冠世不可致及大要考校非其所長直自負法書歷
傷永辨矣因不入本集中如名條編自號雲林子別字
實賓其爵里詳見中憲定公誌中海寧毛晉跋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including yellowing, foxing, and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